

三
國
志

四

蘇子知

三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原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

總義數曹事無有忤議太守奇其才適詣涿郡盧植

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

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

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

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及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

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

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

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

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黜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

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雄

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

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

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
不得至表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燕臣天下
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勦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 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馬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

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
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
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
乃止虞於是奉修職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
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

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
道經表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
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
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
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
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

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

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

執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大傳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爲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

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阜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詔口便切卿侯印昔新室之亂斷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曰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効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勲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闇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
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
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
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
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
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
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

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
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
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
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
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
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

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
之時盛暑執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
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
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逐驕矜記過忘善

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
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

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
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
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
叔李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
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
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
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
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

斬丹表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

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

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時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表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爲童謡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勸謡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爲圍塹

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

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

可拍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流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在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豐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冑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祗上毒編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

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駭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斐譔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蕪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肅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敵

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奸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士憤然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九織貽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伙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鞠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奪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疎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
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躬我
舊好若斯言之站皇天是聞璣不荅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
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
其若我何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璣遣子求救於黑
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
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璣曰今將
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
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
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
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璣遂止

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内外

擊紹遣人與子書克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

則齊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

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

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内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

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

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

在昔裴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

餘語與典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

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

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解于

輔持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
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
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
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
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
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旣天意亦二三子之力太祖破南皮
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
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
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
此自託於五
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
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

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任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教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爲

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廬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

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遷幽州刺史徵拜議

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

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楊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

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間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

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

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

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
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
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
檀謨陳遵比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
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
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
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
會稽吳範宣言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
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曹宏等讒慝小人也
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

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
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
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
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
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
山被殺歸咎於謙欲

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俟寡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負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承鹿放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皂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効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

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
臣前調殺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
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
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
尚未秉政罷兵之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
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
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
將軍膺秉懿德乞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
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蠹蠹妖冠
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
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
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
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傳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

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爲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靈帝
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爲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

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
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
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
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控安邑拜安國
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
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
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
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
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爲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
性仁和無威

刑下人謀反發覺對
之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

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
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
表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
其衆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誠
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
急移去兔不
從遂戰死

公孫度傳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
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
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
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

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
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
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
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
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
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
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
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識

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

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王土地明當有
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
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
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
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
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遭妻常如居喪
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
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
○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
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
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
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闡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

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

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折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譏謔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取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出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思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異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義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

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今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養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纓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王毀於賈虎，兕出於匣，是誰之過。敝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茲惡，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

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王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

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

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其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死作變能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

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
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
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
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
臣節印綬符策九錫十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
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情別屬
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
耳之風慙爲賊權汙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
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譖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
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
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
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膚
若天褻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
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
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
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
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
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賊此賊使困自
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
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

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近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廢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荅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十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勦之矣臣之悽悽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豪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

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

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與淵爲仇並爲冠鈔今外失

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
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嚴弘武帝時始奉
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
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
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解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
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
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
胷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
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
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屬
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
路不宜釋騏驎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

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

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淵計
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

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
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

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

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

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在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凌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婦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

係於虜庭矣。貴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
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
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王
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
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獸，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
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
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
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
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兄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
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
覲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
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
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
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誠。以
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
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
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
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
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
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

免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翼翼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益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省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狂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翼必茲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俯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袂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鉞伐薪制挺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

沉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
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辭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
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襄世諸侯猶慕著信
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
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
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
兵強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
今二敵闕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成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
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言凶尚未
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
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士出於主賈之中無大援於魏
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
誅鄭營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
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校崇撫育亮其控告使
疏遠之臣
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

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
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

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
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

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
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
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墮
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
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
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
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
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
暴長連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槽
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

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

家計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壘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寔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

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

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狹根苦蠅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謂輕捷者爲張飛燕謂聲大者爲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狹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

月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

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

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
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

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
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

軍封郡公尋
為倫所殺

張繡傳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
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隲繡為
縣吏閒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
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
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

張燕 張繡

威戾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

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涇水

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

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

二子沒繡還保穰

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

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

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

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

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

祖拒表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

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

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

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

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傳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

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二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略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

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云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

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
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
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
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
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
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

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覆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
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
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
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
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獲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
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

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謀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

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

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

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比目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

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解王而閭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

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閭圃諫魯勿

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

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燹爛之功豐爵厚賞止

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

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

○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

閭續圃孫也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

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

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

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

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爲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湛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二公孫陶四張傳卷第八

魏書 國志八

諸夏侯傳第九

魏書 國志九

夏侯惇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

兵屯博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
諸營乃定遂詣博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
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
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博曰當
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
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博既免
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
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
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賁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

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疾

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疾惇惡之每照鏡志怒輒撲鏡於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

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

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
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

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
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

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
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

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
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
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
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
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惇弟廉及子楹素自
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楹即清河公主也楹歷

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

魏略曰楸字子林博中子也文

帝少與楸親及即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獻都督關中楸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爲尚書楸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令主奏之有詔收楸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諧構異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博之孫也

嗣絕詔曰博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博近屬紹封之

韓

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

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

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

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表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傳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

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充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

幼子而活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

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
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
繼軍以復振昌狝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
與禁并力遂擊狝降其十餘屯狝詣禁降淵還
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爲將起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

千一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

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
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
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
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

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
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
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
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
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
去興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
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
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
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

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

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

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
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
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
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
武都氏羌下禪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
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
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
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
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
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

年正月備夜燒園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園自將輕兵護南園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

勲救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

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園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微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忠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趨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右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充

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

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右姊天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叙錄曰惠字維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

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眾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譙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曰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揖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

薨子襄嗣

曹仁傳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襲領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

弓馬弋獵後豪桀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

別徇爰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
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
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
劉備徇隱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
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
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
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
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
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
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

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
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
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
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
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
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
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
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
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

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
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
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
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
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
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
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
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
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
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

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戾晉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晉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

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

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資弗加也張遼其父焉

子泰嗣官至

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

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

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

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家常

從征

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

皮表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

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

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

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

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
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
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
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魏書曰純所
督虎豹騎皆
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
其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
不中督邪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
遂不選

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傳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霸春長

太

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

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
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
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
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
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楊復得數千
人與太祖會龍元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
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
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
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
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

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
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
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爲衛將
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
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
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
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
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
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
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

洪洪必以眞爲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
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

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
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
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
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旣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
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貲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
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
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曰愧負靈
神俯惟愍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
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明帝即位拜

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
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
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
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傳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

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

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

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

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

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

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

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

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

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
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
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
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
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薨以休爲鎮南將軍
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
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
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
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

悴乞歸誰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

重如

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

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

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

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

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

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

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

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

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

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

曹休

薨謚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為

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

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訪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

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

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

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願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囂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傳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

徒眾為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

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其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

文帝共止常備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執鵠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其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

帝即王位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
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
泉眞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
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
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
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眞與陳羣司
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眞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
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眞督諸軍
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

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
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
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
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
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眞以蜀
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
從其計眞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眞以八月發長
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

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眞還軍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眞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眞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眞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眞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眞五子

義訓則彥暄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眞邑二百戶封眞弟彬爲列侯

曹爽傳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書策

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
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爲表曰臣亡父眞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
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
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
疾膏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
懼靡所厝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
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卅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
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聞位冠朝首顧惟越次
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
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
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
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著艾紀綱邦
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獎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
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
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
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
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

劉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勲乃欲明賢良辭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介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栢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傳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

爽弟羲爲中領

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

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
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
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
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
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

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
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幸及二人傷孝子心

不可以爲後
世之法則

賜與偉爭於爽前偉曰賜勝將敗國

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
王謂夏侯玄曰春秋

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典平
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微絕覆軍必矣將何
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
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

而關右悉
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

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

委之於人乃以晏賜謚為尚書晏典選舉軌司

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

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軌等既進用數言

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

能爭且懼其
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

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

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

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

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
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
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
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使仔教
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
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爲大
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
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
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

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詎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

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

詣閤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一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臂勝愍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

齡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勲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

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

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荅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傳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爲北

又云吾當作并州吾荅言當還爲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

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
宜頒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

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開城門
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

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

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

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

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

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

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

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
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
外旣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
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凶
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
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
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
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
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

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
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
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宣王勸兵從關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
劉氏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
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
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宣

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
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

甲兵數千人以為衛 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
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

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
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
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

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曰當今日卿門
 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
 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
 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
 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
 奏事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積目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
 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
 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

第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
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之間當
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之糧甚
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
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
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
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
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
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
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
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
是收爽義訓晏颺諡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

族

魏略曰鄧賜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

與李勝等為潁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家不復用
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賜為
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賜故京師
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
舉不得人頗由賜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
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
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
摠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
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
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
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
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
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
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傳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
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
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
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
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

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
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
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
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
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
一狗慙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
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
安王使北詣薊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
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
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
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
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
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
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智意
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
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
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即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
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即見張魯精兵數萬人
有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曹舉號魯不聽會

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熒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櫓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無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

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
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
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
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
何以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
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
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
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
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
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
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
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
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
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
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
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
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
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甲夜
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
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

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
義也上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
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
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
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
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
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
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街雷公雷公若二升梳放
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
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
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
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
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
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閹顯倚
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
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
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爲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
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
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芝字世
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

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

臣松之案夏庚湛為芝銘及干寶

晉紀並云爽既誅宜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

軍與世嘉平中紹功臣世封其族孫熙為新昌

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其後

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

濟又病其言之失

信於爽發病卒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

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

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

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

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

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

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

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

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

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

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

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
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
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
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
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疾玄何晏等名盛於時
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疾泰
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
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
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
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
妹爲妻此指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
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
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
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疾
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
已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
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
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
類與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

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臯蒙
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
奔往視之莫不酸臯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
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
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
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
養爲曹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尚傳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壽

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爲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

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
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
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

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
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
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
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
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
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
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
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
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
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

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旣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

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

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

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

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

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

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

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川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

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

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

夏侯尚

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

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燠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

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
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
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
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
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
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
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
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
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
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

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彊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

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

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
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
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
監諸縣登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
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
塞三也今承襄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
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
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
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
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

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

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
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
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
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靡之色商不通難
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
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
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
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
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
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

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
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
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
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
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
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
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
身服弋絺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
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絺而

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
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
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
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
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
聲耳猶垂謙謙日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
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
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
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諸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四百人
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
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與曹爽
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

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
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
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
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
豐旣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
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
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
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
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
蘇鑠永寧署令樂敷穴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

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

可以爲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

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自謂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緝曰玄既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文馬大郡遷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緝省病緋屏人語緋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矣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緋家同慮者也緋父欲與君侯謀之緋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緋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卿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

告玄緝緝遣子貌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大將軍

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世語曰大將軍

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

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

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

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

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青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

茲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

刀環禁繫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

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

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曰隆其

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

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

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

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

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

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

豐雖外辭之內不甚彈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閒並歷郡守
豐嘗於人中顯識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同馬宣王久病偉
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恃
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閒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
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
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
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凜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
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
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
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
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
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
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
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
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
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
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爽姊謂翼曰
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
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
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

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樂

軫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

史責人也船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卿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

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

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苞藏禍心構圖凶

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

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

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

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勾其三子死命

於是豐玄緝躬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其

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

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魏

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嘗荷有

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

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李無肉刑論辭自通逮

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

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曾葬賓

夏庚尚

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臣公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

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

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
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
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
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
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
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

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

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
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言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
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
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

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
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恠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
大夫何爲恣恣乎是時朝臣遠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
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
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
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
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
允但當趣耳用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
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
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
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
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
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
帝疑其所用非以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跳出謂曰明主可
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
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
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事
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
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

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
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
有相印相笏經文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
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胡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
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
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
士有百行合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
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
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
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
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
兒以語毋毋答汝等雖佳才其不多率習懷與會語便自無
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
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
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
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
刺史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
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清河王經亦與允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
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
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
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爲
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

附綰二十匹令文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
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校經五十瘼問不復罪
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
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
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願
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思不得其所
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
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墮沒意常愍之其賜經
孫郎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

云

荀綽冀州記曰贊字洪字良伯清略
有匪躬之志爲晉吏部尚書大同薨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
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
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
所忌也玄以規格苟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
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
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諸夏侯曹傳卷第九

魏書

國志九